

XINCHENG

正是怀着历史的责任感，  
我撷取了那段历史被遗忘的一个片段，  
在波澜壮阔的背景前，  
为我的主人公重新搭建了舞台。

# 心城

王铁藩◎著

作家出版社



# 心城

王铁藩◎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城/王铁藩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63 - 5461 - 5

I. ①心…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949 号

## 心 城

---

作者: 王铁藩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总策划: 王 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 千

印张: 25.75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461 - 5

定价: 3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的领跑城市，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伐告成后，上海首次在中国人的主导下，开始了逾十年的虽则艰辛但也辉煌的建设与发展。无奈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流行于世的历史典籍、文学著作中，上海那段建设与发展史，无不被淹没被扭曲。正如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先生的感慨：“伴随着上海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的文学描写，大多是丑恶的、阴暗的。上海几乎成为荒淫无耻、邪恶堕落的同义语。”

正是怀着历史的责任感，我撷取了被遗忘的那段历史的一个片段，在波澜壮阔的背景前，为我的主人公重新搭建了舞台。让曾经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重出江湖，为我们现代的读者，展示他们怎样执著情爱于奔放，怎样挥洒才情于不羁；怎样思索种种现状，怎样放飞翩翩理想；怎样虔诚于报国情怀之中，怎样刚毅在声色犬马之前；怎样黄钟大吕般地叱咤风云，怎样涓涓细流似的浸润亲谊……

他们的展示，或许令我们现代读者不解甚至不安：我们本以为最时尚的情操，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我们本以为超前的意识，他们竟早已癫狂如斯。——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究竟比他们前进了多少？又比他们退步了几何？我们真的应当知晓，那时的上海滩，不仅仅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更是充满勃然生机的中国大地！那里并非是都市恶棍、黑帮老大、龌龊洋奴、妖冶荡妇、无良商人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的一统天下。那里有更多更多的我们的同胞繁衍

生息于斯，竭尽劳力于斯，耗费才思于斯，奉献毕生于斯……

我不是一个依赖虚构和杜撰的作家，清华大学严格的、几近刻板的工科训练，使得我习惯性地拘泥于事实与数据。我研读了有关那段历史的大量典籍文献（感谢上海出版人，近年来出版了许多还原那段历史的著作与译著），原意是写一本科学著作。但我被那些文字感动了，被那些用词准确但难免枯燥干涩的文字叙述的事实、人物、事迹、思想感动了——我常被指认具有胆汁质的性格，我禁不住或掩卷叹息，或思绪奔腾，或嬉笑于心，或凄然流涕……我猛地觉得，我离那段历史不仅不遥远，而且很近很近。——原来，那正是我的父辈师辈们燃烧青春的时节，挥洒豪情的所在。

那段历史曾给国人以太大的希冀，也留下太多的伤痛和思索……我再也耐不住内心的潮起潮伏，日复一日地颤动着双手，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把一场场恢弘的操演、一幕幕哀伤的场景；一张张天真的笑脸、一副副悲泣的容颜；一阵阵激昂的长嘶、一声声铭心的叹息；一波波澎湃的心潮、一缕缕缠绵的情思……记录到 word 文档里。

当我终于将这三十余万字奉献于读者眼前时，我内心充满安详与喜悦。我不敢指望我这双精于使用绘图笔的手，能够给读者以多么强烈的感官刺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你听着这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一幅历史长卷将展现在你眼前。那上面的一切细节都是经过我仔细考证过后绘制的，你会切切实实地觉得，在陶冶情操和获取知识两个方面，都是开卷有益的。——这就是我最希冀的。

二〇一〇暮春谨识于北京寓所

## 目 录

|           |       |
|-----------|-------|
| 自序        | / 1   |
| 塞纳河妄论     | / 1   |
| 千年修得同船渡   | / 11  |
| 世家·高朋满座   | / 21  |
| 邂逅·惊鸿一瞥   | / 31  |
| 哪里寻他?     | / 41  |
| 遭巡捕“绑架”   | / 51  |
| 宝山城下浪滔滔   | / 61  |
| 《点石斋画报》新用 | / 71  |
| “占断春光是此花” | / 81  |
| 假冢虚坟      | / 91  |
| 期待《第十二夜》  | / 101 |
| 飞来谤议      | / 111 |
| 娶妻娶德纳妾纳色  | / 121 |
| 道德大逃亡     | / 131 |
| “夏令配克”遭遇战 | / 141 |
| 跌入陷阱      | / 151 |

|                |       |
|----------------|-------|
| 陌路咖啡厅          | / 161 |
| 洋拉车的           | / 171 |
| 哪里是归处          | / 181 |
| 暗度陈仓           | / 191 |
| 不平静的“涅瓦河之夜”    | / 201 |
| 一本万利           | / 211 |
| 独钓寒江雪          | / 221 |
| 圆房子里的童趣        | / 231 |
| 物非人亦非          | / 241 |
| 玻璃窗上的心         | / 251 |
| 马褂木下           | / 261 |
| 玫瑰花语           | / 271 |
| 江南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 / 281 |
| 江南行·心中的蓝天      | / 291 |
| 山歌乱嚼勿脱韵脚       | / 301 |
| 凡根未尽           | / 311 |
| 以血洒花           | / 321 |
| 神气六国的男人        | / 331 |
| 屋漏又逢连夜雨        | / 341 |
| 东瀛被困           | / 351 |
| 绝处逢生           | / 361 |
| 光艳依旧           | / 371 |
| 赤橙黄绿青蓝紫        | / 380 |
| 脊梁挺如崖          | / 390 |
| 尾声·远去的船        | / 400 |

## 塞纳河妄论

一九二七年初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送走了她第一百八十三届毕业生，来自中国上海的邱载慧是其中一员。他身材颀长，面色白皙，鼻梁笔直，虽然头发漆黑，眼球黑白分明，同学们多认为他有欧美血统。多亏同班同学江南才女林徽因送了他一个雅号“修竹”，并说他说起话来亦如雨打竹枝，风过叶梢，清脆而不失柔曼，全然不似粗壮的英美大汉，张口即如辩论。——邱载慧的上海川沙原籍才得到认可。

舅父蒲从周给外甥来信说，北伐军已顺利挺进上海，国民政府确定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府即将成立。并告知，已经为他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得一个处长职务，望他尽快返沪，以实现乃父尽忠报国的夙愿。

母亲蒲欣莲在信笺下面的空白处添了几行小楷：

慧儿，静安寺附近的新房子已经完工，全按你的设想建造。日前同你舅去看过，顿感开阔透亮，只是微觉奢靡。我为其取名“静庐”，取不张扬之意，你舅说好。你去欧洲游历我们赞同，但务必把回沪的确切日期告诉家里，你舅把他的六十五岁生日和新宅落成一并放在你回来那天庆贺。切记。

在信笺的边缘又挤下几个字：

小哥，你会带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表嫂回家吗？

邱载慧认出是表妹蒲瑶琴的笔迹。

邱载慧告别母校，深情回眸，镌刻在校门上的宾大校训：We will

find a way or we will make one（我们定会找到办法，否则就创造出办法）使他心头一亮——躲避仕途的办法不是现成的吗？他当下决定“先斩后奏”，自欧洲经苏俄直抵沈阳去谋就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职。

邱载慧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巴黎。为了避免盲人摸象的尴尬，邱载慧想起了宾州大学老师所说：“塞纳河乃连环巴黎珠翠的丝索，城市的主要建筑大都集中在塞纳河的沿岸，完满地体现了巴黎古往今来的建筑风格。”果然事半功倍，沿着塞纳河，邱载慧尽览了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样一些历史杰作。

邱载慧结束巴黎之旅准备去意大利造访，在火车站遇到一位打听卢浮宫的青年同胞。

“你也是上海人？”邱载慧指明卢浮宫去向随便问道，“而且，刚刚横渡过英吉利海峡。”

“你的听力和眼力都是上乘的，”青年同胞随手推了推黑边眼镜自报家门说，“姜立聪，刚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

“邱载慧，从费城漂洋过海而来。”邱载慧握住姜立聪伸过来的手回答道。

“你让我猜猜，”姜立聪说，“多半是出自宾州大学美术或者建筑系，对不对？”

“亏你一双慧眼，你我真真的是他乡遇故知了。”

二人拥抱之后，姜立聪问道：“载慧，你怎么看出我是从英国来的？”邱载慧没有回答，伸手把姜立聪挎在臂弯处的西服上衣拿下来，随便搭在自己的肩头上说：“要是这样，我就会说你是美国老粗而非英国绅士了。”

“载慧，我真十分羡慕你。”姜立聪端详着邱载慧说。

“为了我可以衣冠不整？”

“不是，”姜立聪说，“我本也想去宾州大学攻建筑学，无奈爹爹执意要我学经济，而且指定了格拉斯哥大学，说那里的土地经济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邱载慧随口答道：“那么令尊一定是上海的地皮……地产大亨。”姜立聪赧然一笑，接过话说：“不必讳言，地皮虫是也。”

邱载慧与姜立聪一见如故，决定留下来陪姜立聪再游巴黎。有了这

样一位内行导游，姜立聪如获至宝，着实弥补了一点与建筑学失之交臂的遗憾。

兴许是去国这些年里难得听到乡音，两个人的话特别多，话题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立聪，你说说，一条塞纳河居然哺育出如此灿烂的巴黎建筑群体，为什么我们的黄浦江却只恩泽于外滩那一点点呢？”站在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邱载慧不禁大发感慨。姜立聪想了一阵后，讷讷地回答：“用西洋土地经济学是难以解释的，不过借助中国的风水说倒可以释惑。”邱载慧“啊”了一声，说：“载慧愿意聆听。”姜立聪指着波光潋滟的塞纳河说：“你没有看见，塞纳河西进东出横贯巴黎，而我们的黄浦江却由南至北竖穿上海，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吧，后果自然不一样了。”邱载慧听后哈哈大笑，连说：“有理，有理，正所谓西学东渐也，看来上海要发展必须黄浦江改道，西学才可以顺河而入。”姜立聪笑笑说：“我也是信口开河，其实我们的黄河长江不都是起自西域而倾入东洋吗？其涵养的土地岂止千万个巴黎，哪里有一方寸赶得上这里！”二人不禁摇头相视，苦笑不已。

几日的盘桓打乱了邱载慧的时间表，无法再去意大利，游览亚历山大三世桥时，想到何不邀请姜立聪一起直接乘东方快车经莫斯科横跨欧亚大陆回国。

“立聪，这是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邱载慧轻轻地拍打着桥栏上镌刻有 Pont Alexandre III 的徽记说，“这位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沙皇尼古拉二世正是俄国的末代皇帝，与我们的溥仪同病相怜，你有没有兴趣路过那里看看。”

姜立聪面有难色地说：“兴趣固然是有，不过爹爹已经为我在上海特别市政府土地局谋了个差事，还要我顺便到香港把未婚妻接到上海。”邱载慧感叹道：“立业与成家是男人两桩大事，恭喜你毕其功于一役了。”姜立聪面露无奈地沉默了一会儿，说：“谨遵父命吧。”并反问道：“载慧，你舅舅不会对你的前程没有安排吧？”

邱载慧爽快地说：“怎么没有，工务局，还是处长。不过我执意抗命了，不是载慧不愿与仁兄同朝为官，只是觉得太耽误自己的前程了。”

姜立聪刚要往下问，一队穿着色彩艳丽服装的男女，在乐队吹吹打

打的伴奏下从桥上走过。服装各式各样，有的裙子的下摆收窄，裙长及踝，着裙者无法迈出三英寸的步履，走起路来如蹒跚学步；有的着土耳其式灯笼裤，多褶的裤子与紧身腰带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从来不习惯穿裤子的西洋女子来说，令人新奇而吃惊；最使邱载慧、姜立聪注目的，是一袭宽袍大袖式的丝绸宽松女外套，宽袍大红，大袖淡紫，后身腰际以上镶青莲橙红团花，胸前明显处是两个刺绣的汉字：孔子。

“保罗·波烈！”邱载慧喊道。果然，队伍中一个小丑打扮的男子朝邱载慧做了个鬼脸，并转身背对他们，在他的彩条裤臀部的补丁上胡乱写有保罗·波烈的字样。

“保罗·波烈是哪路神仙？”姜立聪问道。

“服装界的幻想主义设计大师，”邱载慧回答道，“不过我们更乐于把他称为服装界的格罗皮乌斯。宾州大学的老师曾告诉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令人晕眩的前进步伐，莫过于格罗皮乌斯和保罗·波烈了，前者抛弃繁多的赘饰和曲线，开创了建筑上以简约流畅为特色的 bauhaus（包豪斯）主义，后者丢掉了腰际的钢丝架，将妇女从紧身胸衣里解放出来，把服装变得简洁明快。”

姜立聪若有所思地说：“难得大师对孔子的关切。”邱载慧指着远去的游行队伍说：“那件大红袍服即便没有绣上圣人的名讳，谁也能一眼看出那上面的东方元素。这样看来，西学东渐之说也是片面的，交汇融合才是正道。”姜立聪打趣说：“那我们的黄浦江也免受改道之苦了。”说罢两个人又是一阵大笑。

“二位早上好。”

听到一口乡音，邱载慧、姜立聪立刻回过头来，见刚才那位小丑正向他们鞠躬问好。

“钟奇发，上海滩的京剧票友。”小丑自报家门后自我介绍说，“奇发原本工余派老生，进了此地的莫里哀戏剧学院，闲暇的时候找个地方凑凑趣，体会体会喜剧的感觉，自然也能捞点外快。”说到这里，钟奇发赧然一笑，怕被这两个衣着入时的同乡小看了，于是补充道，“奇发在上海滩也算得小有名气，蟠宫、丹桂第一台常闻奇发清音，奇发的老搭档，就是如今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市长秘书蒲天枢。”

钟奇发的话音未落，邱载慧已经惊呼起来：“蒲天枢是我表哥——

不会同名同姓吧。”钟奇发忙问：“是原先住在八仙桥，如今搬到静安寺附近的那个蒲天枢，他家老爷子是蒲从周少将。”邱载慧连连说：“不错，不错，正是载慧的亲娘舅。”钟奇发再次握住邱载慧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邱载慧说：“怪不得天枢时常感叹说，‘我要有我兄弟那副好面孔，梅兰芳也是不能输给的’。”姜立聪也凑趣道：“这样说来，载慧还真的不要做官了。”邱载慧说：“倒也是，我这么人高马大的，若是上台唱《翠屏山》里的潘巧莲，不用像筱翠花筱老板那样踩跷了。”

三人说了一阵话，姜立聪问道：“钟大哥，我们不会耽误你的事吧？”钟奇发答道：“不会，游行已经完毕了，我是来这里等林妹妹，碰巧你们没有走，也是缘分。”

说话之间，顺着钟奇发手指，一位身穿蓝衣白裙的女士步履轻盈地朝这边走来。

“你怎么是这身打扮，怎么好去见爱丽丝老师呀？”林碧珠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她把站在桥栏边的邱载慧姜立聪视为路人了。

“哥哥不是在同这二位小老乡小兄弟说说体己话嘛。”钟奇发说着把视线转向了邱载慧姜立聪。

林碧珠的脸微微红了，朝二位说了声“抱歉”。钟奇发介绍邱载慧、姜立聪是欧美留学生后，挽起林碧珠的手臂说：“我们两位呢，就是法国留学生咯。”林碧珠把手臂脱出钟奇发的臂弯，说：“我可担待不起留学生的名分。”

邱载慧说：“留学生哪里有什么特殊的名分，踏入异国即可谓‘留’，见习技艺即可谓‘学’，至于‘生’嘛，不耻下问就算做足了。”林碧珠笑笑说：“邱先生真是会说话，我们算得了什么呀。”

姜立聪插话道：“林小姐太客气了，家父家母最佩服林小姐的医道，舍妹杏儿还把林小姐的护理称为艺术呢。——刚才钟大哥说起小姐的大名，我一时还没有认出来，载慧，林小姐是仁济医院最得人心的护士长。”

林碧珠仔细端详着姜立聪说：“我太眼拙了，竟没有认出先生就是姜家花园的大公子。”

转来转去都是熟人，钟奇发大发感慨说：“林妹妹真个广开人缘。”随后又指着邱载慧对林碧珠说：“碧珠，这位俊俏小生妹妹也应该

认识。”

林碧珠重新打量了一番邱载慧，觉得与巴里摩尔、范朋克、张石川这些明星们有几分相似，却没有想起来在哪个熟悉的家庭中见过。钟奇发拍手说：“他正是天枢的小表弟！”林碧珠“啊”了一声，说：“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怪不得天枢总是自叹弗如呢。”

没有想到大家早有渊源，邱载慧提议到拉丁广场的 Dod Begot（上帝赐予）餐厅落落脚，叙叙旧谊新交。林碧珠歉然道：“抱歉，今天已经约好向爱丽丝老师辞行了，她有一位亲戚要同我们一起回上海，如果二位方便就定在明天吧。”邱载慧姜立聪欣然允诺。

第二天，姜立聪来到 Dod Begot（上帝赐予）时，邱载慧迎了过来说：“钟大哥和林小姐还没有到，我们边喝边等。”姜立聪见桌上摆有四只饰有苏格兰图纹的平底酒杯和一瓶皇室敬礼牌的威士忌，再看看金碧辉煌的大厅，禁不住说：“地也华贵，酒更尊贵，价钱不菲吧。”

“我也是慕名而来，不晓得竟是这样昂贵，只得选了最廉价的酒。”邱载慧笑笑说，“不过有这瓶‘皇室敬礼’也算值得——你我在外多年，何曾受过外国人的敬礼？”

两个人闲谈一阵，邱载慧问道：“你们格拉斯哥大学是不是有位叫丁文江的毕业生？”

姜立聪说：“有哇，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博士学位，我们常引以为自豪呢。”

“那你们晓得最令他内心遏塞的是什么事吗？”

邱载慧见姜立聪一时语塞，就接着说：“就是不幸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做了八个月的总办。”

“嗨，我还真是孤陋寡闻了，你往细里说说。”

“丁总办在任时，关于上海城市建设有一段血泪诉：‘从租界到中国城就像跨过阴和阳之间的分界线。租界是阳间世界；中国城是阴间世界。中国城的道路、房屋和公共卫生，完全不能与租界的相比。这是我们最大的民族耻辱，比丧失主权更加可耻得多。’随后，丁总办拟定了合并南市、闸北、浦东以及周围区域的大上海计划，可谓雄心勃勃。然而，仅在任八个月，丁先生深为政界人士的自私颀顽所困扰，借着一次车祸身伤，凄然而去了。”

姜立聪默默地叹了口气说：“真是够遏塞的。”邱载慧不失时机地说：“所以说呢，仕途可畏呀。”

“不过，如今北伐已成，会不会另是一个天地？”

“立聪，你该读过《歇浦潮》吧，开篇是怎么说的？”

姜立聪想了想说：“我记不准了，是不是有这么几句：‘据说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复以来，便换了一番气象。表面上似乎进化，暗地里却更腐败。上自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蒙上一副假面具，虚伪之习，递演递进。’”

“好记性！”邱载慧赞了一声接着说，“立聪，学而优则仕只是一条路而已——我散淡惯了，无法适应官场习俗，不如到大学徜徉学海，或许有扬帆远航的那一天。”

姜立聪无奈地说：“我怕是沒有你这样的勇气呢。”

瓶中的酒不知不觉被喝光了，酒助诗兴，邱载慧建议说：“你我这些天所谈既深且广，颇有意义，为什么不附庸一遭吟诗作赋的风雅，联袂一篇，以资纪念呢。”姜立聪当即赞同，“好呀，立聪在家曾陪小妹玩过，也还不算生疏，请仁兄开篇。”邱载慧忙说：“我属于‘小热昏’，抓来能唱，但登不得大雅之堂，你可得担待着点。”

“浦江少年……”

邱载慧口出四字，姜立聪弄不清楚依照什么格律来联，于是问道：“邱兄请明示格律，立聪好来凑字。”

“我最怕局限，你我干脆信口联来，通顺上口即可，其它不必拘泥，如若落入先人巢窠，就顺水而去；或许我等才艺雄伟，谱成另类曲牌留世也未可知呢。”

姜立聪也觉新鲜，于是信口接上：“漂洋海，悉意汇习西技。”

“呀，‘悉意汇习西技’，六字叠韵，幸好衣七辙为宽韵，否则不坏了我的脑筋。”

“我也觉得这叠韵十分拗口，而且‘衣七’过于细柔，邱兄抒怀非洪钟大吕之声不可，容立聪再想想。”

“此韵抑扬顿挫曲折婉转，是我极爱；至于叠韵嘛，有通押的‘汇’字作为转折，并不拗口；而且，唯此六字叠韵的咬文嚼字，方可显示我等肚腹中的那点墨水。”

二人相视笑过。邱载慧顺韵而下：“回望故国情难抑，倒清光复大义。”

“北伐功成，百废待兴……”姜立聪接上。

“寒士喜来归。”

姜立聪称好道：“我正苦于如何转接到我们身上，兄却全不费工夫，特别是所用‘寒士’，形神具备。”邱载慧自嘲道：“我正为今日酒资忐忑不安呢，非寒士若何？”姜立聪说：“不妨，‘皇帝敬礼’让我也分享尊荣。”邱载慧立刻说，“有你分担酒钱，我自然是‘胸臆顿开，唤来云开雾霁’了。”

姜立聪笑道：“了不得，我掏了腰包不说，还助你得来这样的佳句。”邱载慧说：“且慢得意，谁知你我所言是否成章呢。”

两人回过头来按句吟诵，接续完毕，姜立聪大笑不已，说：“你我怀创新之意，结果还是没有跳出‘念奴娇’的旧辙。”邱载慧不无遗憾地说：“只怨我辈自不量力——革故鼎新看来绝非朝夕之功。”

姜立聪说：“下阙立聪先来献拙：姐妹兄弟同谊……”

邱载慧接道：“相帮相衬，心系泾浜地。”

姜立聪稍想后说：“上海此地为泾浜纵横所组成自是不错，但词中这一句讲的应是，姐妹兄弟之间的心心相系，不如令这‘泾浜地’人格化。”邱载慧说：“依你所言，则为‘泾浜心永系’，姐妹兄弟如同水土相依，共生共荣，真是情景交融的妙语，好，依你。”

“敬业乐群伸正义……”姜立聪紧扣规范自我的主题。邱载慧接道：“你已然表达了对外处世待人的原则，我自然该说说洁身之道，那就‘声色犬马远避’吧。”

姜立聪沉吟片刻，说：“我所想恐怕太琐碎了，说来请邱兄斧正吧，‘大事争先，小事不拒……’”

姜立聪话音没有落定，邱载慧已经“啊”出声来，称赞道：“仁兄真是渐入佳境，语虽平实，但意境深邃，既突显了我姐妹兄弟自强不息的大气，又抒发了脚踏实地的至诚，成事之道不过此两端，对我等今后的行径有提纲挈领之功——这样的佳句，我怎敢贸然接续……”

邱载慧起身，踟躕于大厅。这边的姜立聪也沉浸于苦思冥想之中。突然间，邱载慧回到桌前，说：“立聪，难题有了破解，你听听，‘趣成

填海志’，怎么样，可用不可用？”姜立聪请邱载慧复读一遍，大喜过望地说：“妙，妙，‘填海志’这等雄伟鸿鹄之举竟用‘趣成’带之，何等的大手笔，大气魄，杨慎的‘古今多少事，全在笑谈中’也不过如此。”

邱载慧暗自喜悦，口中却说：“你我先不要相互卖瓜，即便是偶有佳句，也多属瞎猫逮着死耗子之类，没有什么可资庆幸的，岂敢自比先哲。易安居士有‘险阻成诗，扶头酒醒’之句，还是趁着酒劲，完结我们的联篇。”

姜立聪听后，即说：“让我再占一先机，春风揽翠，如何？”邱载慧说：“收篇之处自应如此，我实在是江郎才尽，来个狗尾续貂吧，五月花开飞絮。”

姜立聪默诵一遍说：“待我找来纸笔，录以备忘好吗？”邱载慧想了想，摇摇头说：“我看通篇只有‘大事争先，小事不拒，趣成填海志’尚可回味，其余皆味同嚼蜡，何必再糟蹋纸张。”

二人说话间，耳边响起温柔的女声：“Sorry, train behind schedule (对不起，火车晚点了)。”

邱载慧侧过身来，见钟奇发林碧珠前站着一位西洋女子拂起掉落在额角的一绺堇色的头发，朝自己抱歉地说，白皙的腮边泛起了嫣红，澄如蓝天的眼珠里透出几分羞涩。

“安妮！”邱载慧惊讶地喊了一声，举起双臂起身说，“你这只小鹦鹉真的是羽翼丰满了，居然从约克郡飞来巴黎了。”

“邱，怎么是你，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安妮扑向邱载慧，口里喃喃不断。

邱载慧告诉大家说，安妮的哥哥托尼是上海英商新大陆洋行的雇员，工余常以音乐自娱。一日自己正在大华饭店临摹窗户的券花，被巡捕纠缠，指他有攀窗入室之嫌。此时托尼率领乐队到大华饭店演出，看到自己画架上的碳素画，两人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是做什么生活的？”

“罗、宾、汉。”

“你……不够力量吧？”

“上海拳击冠军。”

“中学联赛?”

“对，你们麦伦中学的米歇尔在这次联赛中荣获季军。”

“除了拳击和美术，还有其它爱好吗?”

“不是美术，是建筑。”

“啊，那就除了拳击和建筑。”

“铜管，小号。”

“也是上海冠军?”

“没有参赛过，不过工部局有位梅百器，他听了我的《海顿降E大调协奏曲》后，给了一个字的评语：sweet。”

“中规中矩。”

“承蒙溢美。”

“好，成交。”

“你代替我享受巡捕房的干面包?”

“不，你代替我们一位缺席的小号手。”

从此两人成了密友。邱载慧出洋前，安妮曾来上海小住，那时还是个不经事的黄毛丫头。听了邱载慧的故事，林碧珠感叹道：“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而且，”钟奇发操起蹩脚的英语笑眯眯地说，“安妮小姐随后要同我们载慧兄弟一起漂洋过海，那就叫：‘千年修得同船渡’了。”

安妮发自内心地惊讶道：“Very marvellous（太奇妙了）!”

“最奇妙的当是万年修得……”

邱载慧猜测钟奇发要说“万年修得共枕眠”，忙拦过话说自己要去沈阳应聘，必须走陆路，并对安妮表示了歉意。

安妮并不沮丧，她爽快地站到邱载慧身边说：“I follow you to walk only（我只随你走）。”